

毒奶粉背后的“毒”

近来，三鹿毒奶粉事件充斥着媒体，四名婴儿因为食用了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而导致死亡，将近五万三千名儿童泌尿系统受损害，无数家庭因此陷入一片恐慌。孩子中毒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在原材料牛奶里，加入了有害的化学物质——三聚氰胺。检测时，加了三聚氰胺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就会高于实际含量。三聚氰胺无色无味，但是过量的三聚氰胺进入人体后，会使泌尿系统产生结石，影响人体肾功能，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

食品污染问题由来已久，有人去菜市场买回一只活蹦乱跳的肥鸭子，回家后却发现鸭子竟然骨折，无法站立了，原因是注入过多激素，使鸭子生长周期大大缩短，以致鸭子的骨骼异常脆弱。从毒粉条，毒鸭蛋，毒韭菜，毒大米，到近期的毒奶粉，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不知已经吃了多少有毒的食物，也不知道明天又会新出现多少毒食品等着我们去吃。

去年结识了几位在国内食品检疫部门工作的访问学者，跟他们交谈之后，得知很多食品受到了污染。有一天在办公室，一个同事悄悄地问我有没有加入动物保护组织，确认没有之后，他说周末去农场买了可以自己现场宰杀的鸡，因为那里的鸡不含激素，看着平时温文尔雅的同事，实在无法想象，食品的污染竟然使他以这样的方式追求健康饮食。

此次毒奶粉事件使无数的家庭陷入痛苦，网上到处可见患病儿童和受害者的家人哭泣的照片。痛定思痛，人们开始探讨毒奶粉事件的深层原因，讨论涉及到政府，制度，政策…等方方面面，归根结底，无非是人心的问题。如果毒奶粉是树上结的果子，制度和政策是一些枝条，人心里的罪就像是供给养分的毒根。即使修剪了枝条，不触及根，很快又会结出新的含毒果实，这或许才是毒食品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记得一次福音聚会上，讲员谈到罪的问题。他引用圣经上的话指出，每个人都是罪人。这时候一个年轻小伙子站了起来，他压抑着因激动而颤抖的声音，眼含着热泪，反驳说：“你没见过我姥姥，怎么能说人人都是罪人？我姥姥是天底下最好的姥姥，她没犯过罪，她不是罪人！”这位小伙子显然把讲员所说的罪与生活中的法律上所定义的罪等同了。讲员谈及的罪不只是指外在的，受法律约束的行为，它还包括人心里面，法律无法触及的层面中看不见的罪性：以自我为中心，贪婪，嫉妒，怨恨，苦毒…人生活在罪的权势之下，良心常常提醒我们这些肉眼看不见的罪的存在。

像上面的提到的那位小伙子一样，恐怕没有人愿意谈及罪。坏人倒也罢了，谁愿意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呢？罪意味着否定自己。让自己从以往自我感觉良好，至少是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的地位上走下来，承认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犯了罪，是需要勇气的。何况罪意味着还要付出代价，接受审判呢？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既然

人眼看不到罪，有些罪似乎也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就当它不存在吧。英国诗人托马斯·胡德在他的一首诗里讲了一个人要隐藏罪的故事：

有个人杀了人，当时没人发现他的罪行，于是他想尽办法掩藏被杀之人的尸体。他把尸体扔进河里：“缓流安静的水，墨一般地黑，如此之深。”第二天他回到河边察看：“用狂乱不安的眼睛，看那乌黑受诅的河水；他看到尸体在河床上，那出卖他的河流已经干竭。”他赶紧用树叶堆把尸体盖上，但是一阵强风扫过树林，秘密被暴露在日光之下：“他伏下脸面，开始哭泣，因为他知道他的秘密被拒绝保守；在地上或在海里，尽管它有万尺之深。”他又把尸体埋在一个洞里，用石头压上，但是几年过去后，罪行终被揭露，这个谋杀犯被处死。

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看不出任何异常，却使人干干净净喝了没命。罪来去无踪，却让人不知不觉付了代价，失了灵魂。像上面故事中的那个人一样，不法商贩也想逃避罪的代价，一个把三聚氰胺加入牛奶的商贩告诉法官，自己和家人从来不喝牛奶，他或许不知道就在他以毒奶粉毒害着无数的婴幼儿同时，他自己的孩子可能也在被别人用毒大米毒害着，或许他自己吃的也是毒食品，喝的是受污染的水。施害者同时也成了受害者。鲁迅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最勇敢的人。现在吃中国螃蟹的人，还是最勇敢的人，因为螃蟹都是用激素喂养的，敢吃的人已进入不怕死的境地。记者采访蟹农，问他这么做不是害人吗？他直率地说，“你不这样做，别人做，你还能做生意吗？”另一个蟹农则拎着狗肉对记者得意地说：“我的蟹营养丰富，从小吃肉，不像别人的蟹从小吃药！”但这些狗都是走私团伙将路上的狗用剧毒氰化钾毒死後，拿来出售的，本身就是毒狗。多麼恐怖，人人都生活在这个由罪编制的有毒的网络之中。

人靠自己无法脱离罪的污染和败坏。在这场罪引起的四处蔓延的熊熊大火之中，谁可以保证自己没有添一根象撒谎或其它貌不起眼的罪这样小小的柴火呢？又有谁逃脱了罪的污染和毒害呢？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太 9:12-13）。制造含毒食品的罪，毒性远超毒奶粉，它毒害了整个人类。唯有主耶稣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且死里复活，将我们从罪恶所带来的悲惨景况中解救出来。朋友，愿你能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他所赐的救恩，去除生命中根本的“毒”，过一个无毒一身轻的生活。

光雨